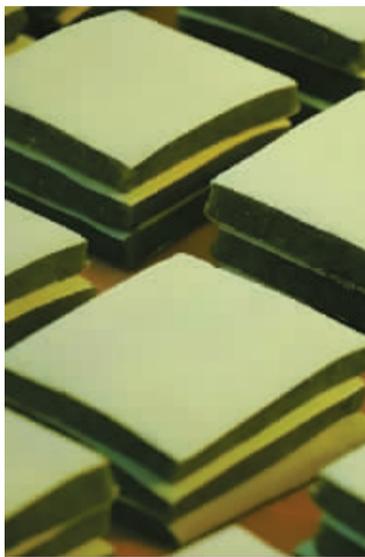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一白麻糍，半生乡愁

□蔡能平



麻糍，可说是年糕的孪生姐妹，只不过两者在形状、工艺与风味上，各有千秋。

从食材上说，它们都以糯米碾粉为原料；从工序上说，都是先洒水拌匀，入锅蒸熟后再加工成型；从形状上说，年糕细长椭圆，而麻糍多是巴掌大小的方块；从工艺上说，年糕多由机器压制成型，而麻糍则要靠纯手工“千锤百炼”；从风味上说，若是在麻糍里加入青粉、青干，那独有的清香软糯，更是年糕难以比拟的。

或许正是因为麻糍制作繁琐、耗时费力，才让它成为老家逢年过节时，祭祀、待客、自食的必备之物，而节日期间制作麻糍也成了父辈们坚守多年的传统民俗。



本文作者与父亲当年一起捣麻糍的情景。

## 1 一笼热气，唤回年少旧时光

我是吃着白麻糍、青麻糍长大的，捣麻糍的流程，在几十年的耳濡目染里，早已烂熟于心。可世事总在变迁，就连父辈眼中过年不可或缺的麻糍，也渐渐敌不过岁月与忙碌，慢慢走向式微。

那年兔年岁末，母亲不慎摔伤了左手。拌粉、烧火、蒸粉、捶捣这一连串的活计，若让年近八旬的父亲一人承担，必定累倒。

于是，腊月廿七那天，我、大姐和涛，一早就从城里驱车赶回了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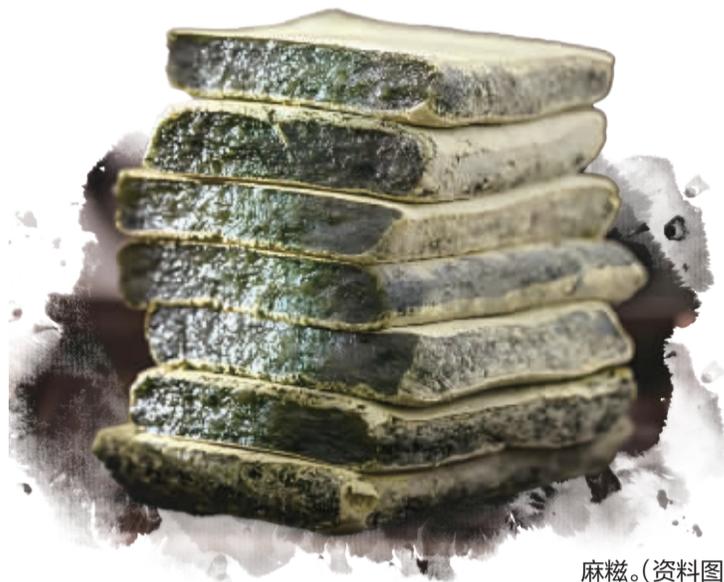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见我们进门，笑着说：“你们回来做什么，没事的，这点麻糍我自己能捣。”

话虽如此，我们回来，自然不能再做“清客”。我主动揽下烧火的活儿，大姐立刻挽起衣袖，洒水、拌粉、上笼……

不一会儿，氤氲的热气便从蒸笼里汩汩升起，在屋里缭绕盘旋，总想飘向屋外，仿佛要把年的消息早早捎出去。在这腾腾热气里，我仿佛又看见了儿时的年味，回到了旧日的四合院，看见年轻的长辈们聚在廊下，洒脱地抡锤捣糍。

这时父亲走过来，凑近蒸笼看了看：“好了，蒸熟了，可以捣了。”

他双手端起蒸笼，淡淡的米香随之飘向老屋中央那口石臼。曾经热闹的四合院早已坍塌，只剩这只石臼，孤零零地立在略显破旧的老屋里。此情此景，心中一时竟分不清是喜是忧。



麻糍。(资料图片)

## 2 一捣一嚼间，父子共温情

只见父亲将蒸笼轻轻一倾，蒸熟的米粉倒扣进石臼，雪白一团，像一朵冒着热气的花，在石臼里静静盛放。父亲拿起石锤，细细捶捣，如同温柔的手，将散碎的粉粒揉成绵密的团。慢慢地，细碎的米粉越捣越实，最后揉成一个圆润饱满的大粉团。

这时，父亲把石锤递到我手里：“平，你来捣一下。”

我接过石锤，心里又惊又喜——这样的机会，平日常求都求不来。

“先往中间捣。”父亲叮嘱。我扬起石锤，用力朝粉团中间砸下去。“啪”的一声，锤落粉陷，一缕热气从石臼里腾起。

“好，锤子先别抽出来，双手压着转一圈。”我依言照做，再把锤子抽出。父亲已飞快地在锤底抹了

点水：“好，再捣。”

我调整脚步，再次扬锤落下，粉团中间又砸出一个圆圆的坑。“好！”父亲赞了一声。我推着石锤，把凹处压开，父亲则弓下身，迅速将粉团边缘翻折压进坑里。“好了，再捣……”

一来一回，我早已满头大汗，手臂发酸。眼看快要成型，父亲说：“行了，让我再来几下。”

我连忙把石锤递回去。父亲接过，笑着说：“今天特意让你学学，再不学，等我老了，你可就没麻糍吃了。”

我心头一热。原来父亲是这个用意。不等我细想，父亲已扬起石锤，“嗨”地一声重重落下，石臼都微微一震。我站在一旁，既惭愧又心酸。

## 3 一锤一捣，也是父母深情

有时想想，自己真是被宠惯了的“福人”。人到中年，父母依旧事事替我张罗，每逢过年，早早备好一切，只等我携家带口回去。即便我早一点到家，也多半只是清闲做客。像捣麻糍这样的重活，父亲就算累得汗流满面，也舍不得让我多捣几下，最多叫我帮忙翻一翻粉团。

四年前的岁暮，母亲早已备好了糯米和青团，盘算着做多少白麻糍、青麻糍。不承想年关将近，父亲挑菜时不慎闪了腰。

“麻糍我自己捣，自己捣的好

吃，一两斗，我能行。”贴着膏药、弓着腰的父亲，仍不肯服输。

“路都走不稳了，不捣了。”母亲和我坚决劝阻。为了断了他的念头，大年廿九，我特意从城里买了两袋麻糍送回家。

那些年，哪怕母亲手伤、父亲闪了腰，等痊愈之后，不服老、不服输的双亲，仍会在腊月廿八、廿九，坚持捣麻糍过年。

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半年之后，八十六岁的父亲突发中风，右手右脚不听使唤，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再也无法起身劳作。

## 4 麻糍仍在，乡愁从未走远

一晃三年，我家已有三个新年，没有再响起捣麻糍的锤声。这三年里，若父亲不曾中风，若母亲不曾随他住进敬老院，我家的麻糍，一定还会年年飘香。

那时，我从未真正听懂父亲那句：“等我老了，可能就没麻糍吃了。”

捣麻糍，听起来不过是磨粉、洗笼、烧火、捶捣，似乎很简单。可这三年，每到年末，我心头都会涌起赶回家捣麻糍的念头，却终究敌

不过渐渐生锈的铁锅，敌不过落满灰尘的蒸笼，敌不过抽不出的空闲。过年捣麻糍，竟成了一件难以完成的事，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。

好在，表兄家仍在坚守，岳父母家也年年捣。如今，行动不便的父亲，还能吃到亲戚们送来的、热乎乎、香喷喷的麻糍……

一白麻糍，一头连着父母，一头连着乡愁。锤声虽歇，滋味绵长。